

《中华侠义小说全集》

《包 公 案》

（明）安遇时等 编撰

《五 鼠 闹 东 京》

目 录

第 1 回	引子.....	001
第 2 回	郑达教施俊读书.....	003
第 3 回	五鼠精下凡作怪.....	014
第 4 回	施俊途中遇妖精.....	022
第 5 回	施俊争妻讐告妖.....	027
第 6 回	真假施俊争妻告状.....	029
第 7 回	包文拯天庭见玉帝.....	041

第 1 回

引 子

雨顺风调世界宁，仁宗继统政宽仁。
万民鼓舞欢明盛，四海笙箫奏太平。
歌五袴，乐丰盈，谁知五鼠降凡尘。
君臣溷乱难分辨，玉面猫来辨假真。

话说赵宋真宗皇帝，承太祖、太宗一统洪基，都于汴梁，将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之弊政悉洗而更新，文用毕士安、寇田主；武用杨宗宝、高琼、王显，海内太平无事。时有天书屡见，甘露时降，乃改景德四年为大中祥符元年，便天下共庆喜征。

帝春秋口壮，后宫妃嫔尚靳储贰。一日，御端明殿对左丞相王旦曰：“朕今三十已过，尚无嗣君。卿将保以处之？”王旦曰：“太子乃国家根本，陛下何不当万几之下，每夜宫中焚香？”至七月十五，全无懈志。

七月十五日，乃是地官下界赦罪，监察帝心虔诚，是夜即转天庭，把真宗祈祷之事一一上奏玉帝。玉帝闻奏，乃问两班仙官：“今有宋朝当今皇帝无嗣，祈求太子掌管天下。谁肯下凡降生？此福非小！作速报名。”连问三次。班部中有赤脚大仙闻得此事呵呵大笑，向前奏曰：“臣愿下凡降生。”玉帝即吩咐金童玉女，送入坤宁宫宸妃李氏投胎。及至十月期足，产下太子左手有山河纹，右手有社稷纹，颖异非常，神情俊发。真

宗不胜欢喜。文武百官皆上表致贺，大赦天下。

太子取名赵洵，生下三日，只是啼哭不止。御医下药无效。皇帝忧悸，出榜招取天下名医。忽然惊动云头太白金星：“向大仙下凡御世，因无左辅右弼，以成一世慈仁。”玉帝准奏，即差文曲星投包家庄托生，差武曲星于杨家庄降生，他日长成，以辅真主。金星领旨复旨，复出天门化作一医士临凡，径来朝中揭榜。阁门大使引入官来，保驾太监送至太子床前。金星把手一看，在耳边轻轻说道：“如今辅弼俱见取齐，你放心，他日当为太平天子。”说罢佯为医治之状，太子即不哭啼。皇帝欲赏之以官，金星辞谢出朝，指袖飘然升空而去。举朝愕然叹异。

不觉时光迅速，寒暑迭催。真宗登基二十五年，至元兴元年壬辰八月初七日，忽然不豫。即呼丞相吕端托以后事。时漏下五鼓，吕端急领太子赵洵于枢前即位，时年方十二岁。皇后刘氏垂帘同听政，岁在癸亥，改元天圣元年。

文拯乃文曲星降世，以匡皇上。却得异人所授，能日判阴阳，夜审阴鬼，凡一切天地水府鬼魅妖魔，不能逃其洞察。与武曲星杨文广协心内外，共乐升平。虽山林峭聚，时有小警，倏起收殄，罔敢大干王纪。正是家击壤，户康衢，士、农、工、商，各安其业；九流三教，各食其土；居者有积聚，行者有裹粮。道不拾遗，犬无夜吠，内无怨女，外无旷夫。正是：

小儿鼓腹歌尧日，老叟抬头载舜天。

第 2 回

郑达教施俊读书

自从仁宗皇帝登基以来，河清海晏，天下太平。却说淮安府河清县柳塘有一施家庄。其祖宗自秦时避乱以来，隐居住此，历代已久，人烟稠密，族类繁盛。出有一人，名唤施恩，自幼赋性刚直，心怀侧隐，逢恶不怕，见善不欺，人皆称为施长者。自幼聘朱氏为妻，人都称为朱院君。院君虽是女流，素性贤淑，心甚好善。夫妇和合，如鼓瑟琴。年近四旬，未有子息，今日妻幸有孕，倘得一子，乃是赐我夫妇善心之报。

及至临盆，果得一子。生得状貌岐嶷，取名施俊。父母爱惜，如掌上之珠。不觉岁月如流，已生五岁。其父将书信口授之，即能成诵。其父甚喜，告其母曰：“此儿才方五岁，今日我把书略教之，试其口齿，不想即能会读。天幸长成，吾此教子之心，亦不枉自劳神。见其随问随答，可以延师教习，予心亦足矣。”明年另从经学先生，其先生者乃前村人，姓郑名达，别号云谷。初年学术颇有，侍亲至孝，不敢远离乡井，只在本村教授，馆资膳养。施俊既入其门，教以文法，指以义理，过目不忘。吾吟之声，昼夜不辍。

那郑达先生有一窗友，姓何名必贵，人皆称为何员外。与郑先生自幼同窗，但是家事及心腹之言，每每商议，情如骨肉，并无尔我之心。常在馆往来，见施俊读书，年虽少，倍过众年长的；又见生得相貌堂堂，记在心下。

忽一日，又来相访，与郑达先生谈论。坐久，忽一学生送酒至，因留何员外同饮。见一碗肴，乃是冬笋炒肉，员外笑对施俊曰：“我出一对与你对，你能对否？”施俊亦含笑对曰：“我固不能对，但试言之。”员外云：“我非有意出对，见桌上有此味，乃吾信口言之。”乃出对云：

冬笋炒猪肉；

说方才了，施俊即应声对云：

春花衬马蹄。

施俊对罢，员外大奇之，与郑先生云：“此学生真正聪明，吾再试之！”见砚池上有一鲤鱼，指其砚云：“将此砚头鲤鱼信口又出一对，去试看何如。”出对云：

无聊石鲤，几时得浪归潭隐；

施俊对云：

有幸蛟龙，指日翻身上九霄。

施俊写成，递与何员外。员外见之大奇，乃出其席加礼敬服，对郑先生曰：“吾见儿非凡，我甚爱之。且我无子，只有一女，年纪相若，未曾许婚。今我欲与此子结亲，但无人作伐。”郑达云：“即如此，吾当勉力为之。”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相貌堂堂俊伟，生来颖悟超群。读书窗下用心勤，一见人人钦敬。不用三媒六聘，求婚自有佳人。虽然月老定婚盟，还是三生有幸。

次日天午，郑先生整顿衣冠，前来拜谒施长者。家人入报，长者亦整衣相迎。礼罢，分宾主坐定。献茶罢，长者问曰：“小儿在先生门下，多蒙教导，有费襟期，不能报谢。先生乃继往圣，开功业非小！”先生道：“敢以言谢。孔子云：‘自行束修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。’且令郎明敏天资，默识心

通，不日高吾之万万矣！岂可长为师范哉？此来者，敬有一事相禀，未知长者容否？”长者道：“非说也！实情谊一体，有事但言，有何碍哉！”郑先生云：“敝友何员外，与不佞自幼同窗，每到敝馆见令郎人才俊伟，颖悟非常。他家颇富，并未有子，只有一女，年与令郎相若，意与长者结亲，无人可以托伐，故不佞不避嫌疑，斗胆特来为媒。倘不见鄙，三生有幸也！”施长者闻言道：“久闻何员外大名，他乃富翁，怎可与贫老结亲？”郑达道：“委实出其本意。不佞焉敢妄举！”长者道：“既如此，待贫老择日备礼来过聘，再得商议。”郑先生拜辞施长者，回至馆中。

次日见何员外来，言及前事，必贵夫妇不胜喜悦。夫妻商量道：“延先生痛饮一日，权为欢叙；容日再议一顿酒肴，请几个亲厚者来陪先生饮。”正是：

水陆俱陈物物休，杯盘罗列味珍馐。

殷勤把盏频频劝，月转花移饮不休。

宾主情欢满席，皆劝郑先生。酒已酣矣，员外道：“今日所设，固为郑先生，但所敬在前，次敬在酒，只管酣醉，何以表将敬之意？”于是满酌，连劝郑先生，将大觥再劝。尚饮不下，醉后复醒。正是：酒从欢处饮，财向苦中求。时宾主倾倒情怀，呼庐掷雉，酒席大放。刚饮至半夜，众人皆散。郑先生坚意要回书馆，员外哪里肯放，留宿一宵。次早，员外吩咐庖人安排早膳相待。略饮数杯，坚执不饮，只得从命，早膳已毕。员外送出而别。

先生至馆中自思：“长者三乐：得英才而教育，一乐也；得佳婿以全朋友之美，二乐也；则心中实相投，三乐也。”故作诗一首自述云：

英俊人才出杏坛，默成好事有何难。

婚姻事已谐秦晋，师弟情尤迈孔颜。
得婿既全朋友托，为媒又称主宾闲。
百年美满从今定，尚勉蟾宫把桂扳。

从定亲之后，先生教愈勤，弟子学益笃。七年之后，学问大进。忽一日，有信来报县中考取童生。郑先生即唤施俊收拾赴考。县侥幸在优等；送府，府中又考批首；送道，提学取选文字有台阁之象，亦取批首。竟取河清县，去参拜学中师父，及拜谢郑先生教道允恩。诸亲都来作贺，大开筵席，痛饮数日。施俊复辞父母，往郑先生馆中读书不题。

却说施长者夫妻见了儿子长成，学问又就，不胜之喜。两老商议曰：“今日幸得入学，深感郑先生教诲之力，又蒙他作伐玉成婚姻。今于既已长成，况我夫妇年亦已年，今当娶媳过门，与子成其婚配，付以家事，使他经历世务，比知稼穡之艰难。”院君曰：“我亦有心久矣！”次日设席，着人请郑先生来家会饮。酒至半酣，长者举杯相劝道：“小儿蒙先生之教，感恩万万，不能报耳！今日薄酌小酬。但又蒙玉成婚姻，今日小儿人亦长成，而愚老夫妇人又老迈，劳先生玉口一陈，拜上亲家，欲娶他令媛过门管理家事。望先生始终尽美，容愚老结草以报。”先生道：“此事极好为之。何员外乃不佞心友，凡事乃不佞以主张，决无违逆也。”其日尽醉而别。

郑先生归至馆中，乃至天明，梳洗已罢，径来何员外家，道及施长者欲娶令媛过门之事：“敬托老夫告知，择日即来迎亲。”必贵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妆奁俱已齐备，不知院君之意何如？”郑达道：“我已硬许矣。打点只归，不必她说。”何必贵道：“你既许了，也不消问院君，只得安排行嫁便了，再烦回复亲家，凭他择日来迎便是。”郑先生即来回报。施长者择十月十六庚申，吉日亲迎。备办礼物，郑先生引施俊，登门迎

亲。何员外送女赛花登轿，洒泪而别。至了施家堂中，众皆看时，但见新人生得：

一貌赛婵娟，生成美少年。

袖中笼玉笋，裙底露金莲。

柳叶眉间嫩，桃花脸上鲜。

嫦娥初降世，步步可人怜。

却说何赛花小姐离了父母，来到施家下轿。施门人等及诸亲人眷，见了赛花小姐生得十分秀丽，真个有闭月羞花之貌，沉鱼落雁之容。罗带飘香，花貌呈色，各各称美。引入堂中，参拜天地，同入洞房，花烛荧煌，合卺交杯。撒帐之后，人皆散去，二人解衣就寝，行夫妇之礼。正是：

花枝未惯风和雨，吩咐东君好护持。

次日早起，先拜施门祖宗，次拜翁姑。诸亲都来作贺。郑先生至第三日亦来称贺。长者吩咐儿、媳双双同拜谢先生。设席相留，痛饮一日，尽醉方散。施俊因娶妻过门，又值郎才女貌，雨意绸缪，顿忘攻书之念。何赛花小姐虽是年幼，性颇贤淑，针绣工夫，无不通晓。丈夫娶到施家来，不曾说起攻书之事，恐怕他因色废学，故此朝夕相劝丈夫云：“可去读书，与我少年夫妇，日后尽长。如今趁此青年，发奋从学，异日功名成就，乐事有在。”施俊见妻说得有理，于是勤学。日则作文，夜则攻书。果读不忘，志一坚而无思妻之念。

不觉又过了一年，施长者偶得一病，服药不效。施俊在家亲供药食，坐卧不离。日见沉重，长者自觉难愈，唤施俊嘱曰：“吾四十外无子，喜得生你一人，又幸入学，今又与你完婚，虽死黄泉，亦可瞑目矣。死复有虑，但恐你少年夫妻，莫因我死后而废我芸窗教读之功。”施俊忙跪床前，流涕而言曰：“父亲为何出此不利之言？愿父亲自保重身体，儿怎敢相忘教

养之恩？勤学之念，不敢少怠。大人善保玉体，以看儿得步青云，慰吾父母所望也。”长者曰：“谁不好生？限至焉能逃得！”言罢而逝，年已七十二矣。施俊见父弃世，哀痛欲绝。妻何赛花见夫过伤，再三劝曰：“既死不能复生，不可为死伤生，请自节哀，以治丧事。”施俊只得勉强拭泪，备办衣衾棺槨收敛。大开孝堂，诸亲六眷吊慰已毕，葬于东门之外祖墓之阳。施俊既葬父亲，终日哀痛。未及半年，其母偶得暴疾，未及寻药，经宿而歿。施俊号泣，而怜闻者莫不为之恻心。诸亲怜舍都来慰劝，哀心稍息，亦备厚礼葬于父侧。施俊父母既丧，施俊终日闭门守制，三年服满，始出治事。夫妇和顺，相敬如宾。施俊每日读书，其妻针黹相伴，半步不离。

一日，施俊往县前书铺买书，县中有告示张挂晓谕士子，东京开科取士。施俊得知这个消息，回到家中与妻商议，欲往东京赴试。何氏曰：“富贵功名，皆有分定。你我夫妻年少，家下无人管理，不若在家读书，待等来科再去，未为迟也。”俊道：“十年寒窗辛苦，指望一举成名。光耀门闾，封妻荫子，是我读书人本分内事，光阴不可错过，故此求取功名。不然空过时光，呜呼老矣，若得功名，不亦晚乎孙！”何氏见夫坚执要去，亦难挽留，即排酒礼与夫饯行，殷勤相劝，尽醺亦寝一宿。何员外遣人送银十两为路费，施俊不胜之喜，整衣行李，辞别妻子，起程而去。何氏道：“名标金榜回来，家中无人看顾。”施俊说道：“贤妻一切放心，我去后，尊翁自着婢伴来相伴。成名之日，先着人回报喜。”唤过家童小二，挑了行李，作别而去。正是：

行色匆匆为利名，少年夫妇泪盈盈。

路堤柳色连天草，都是阳关送路程。

施俊别了妻子，取路往东京进发。时当二月，春光满目，

燕语莺啼，桃红柳绿，异草奇花，遍道景色无穷。满腹离情，有感诗云：

春色无边景，泥喃燕子飞。
染袍掷绣锦，换彩弃裘衣。
绿竹初生笋，青松自发枝。
笼烟飞过去，景物比当时。

一路玩景画行，夜睡晓起，渴饮饥餐，不期一日，来到一个所在。地名山前店，遇晚挑担行李过宿。此处有一座高山，盘旋六百余里，后面是东京地界。幽林深谷，崖石巍峨，奇禽异兽，广集于此。古木林深，藏了多少精灵，奇怪不堪。

却说西天雷音寺，乃上界世尊如来讲经说法道场。每遇朔望，世尊坐在九层莲花宝殿讲经说法。上至三十三天，下至十八重地狱，中至人间神灵，俱来听讲。其实我佛如来之道，大不可言。讲到妙处，天花乱坠，地涌金莲，野鹿衔花，猿猴献果。人闻聪颖，石听点头。凡飞潜动植之物，听此经法诸类，而无不升法力无边，功果甚大。有一弹子和尚，不尊佛法，谤道重愆之徒，玷厚清规，激怒世尊。慈颜将弹子贬作一只无聊老鼠。

那弹子和尚变成一只老鼠，每遇朔望，世尊登于莲座说经讲法，那鼠伸出头来盗听经法。耳听心聪，鼠张猫势，日积月累，鼠假虎威，法力渐大，变幼无穷。一只老鼠变化为五只老鼠。一鼠道：“我与你五个兄弟，分派大小，第一个大的称为一鼠，第二大的称为二鼠，依次而派，称为五鼠。夜则露形，出外盗食仙果、胡麻、黄精、仙桃、仙酒、玉粒、金丹，张猫作势于暗昧之中。日则缩首潜迹，藏形敛迹于光天之下。”终畏佛法诸神，不敢放纵分毫。只是五个兄弟夜静之时，各显神通，自相斗演，大抵本事略无争差，仿佛相似。

操练日久，顿起粗心。一日，一鼠邀同兄弟道：“我等兄弟五个住在西天，不敢恣肆横行。今日得下天门，不管甚么勾当，任从摆布，听自主张，各逞自威，无拘无束，量起本事，变化无穷。只在此日宿夜行，枉了许多本事不能施展。久闻凡间别样世界，异等乾坤，莫若你我五人撒了此处，下去各自任意施为，各从所好，以显神通，多少快乐。”第五鼠闻言不胜欢喜，道：“大哥此言极甚有理，不知列位所好，主意何如？”二鼠、三鼠、四鼠道：“不去，到无非有一件……”五鼠道：“我变作俊俏书生，交几个美貌妇人，云雨欢娱，是我所愿。”有诗为证：

练就神仙法力强，欲临凡世显威光。

不愿家积金和玉，哪管贮仓粟与粮。

床下唤时多侍妾，房中睡处有娇娘。

只为一点心头愿，快乐滔滔岁月长。

却说轮到四鼠道其志愿。四鼠道：“五鼠情愿好色，岂不闻圣人云：‘少时血气未足，戒之在色。’”五鼠道：“既是我该好色，你的所好何如？”四鼠道：“我之所好，要居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官为一品，禄食千钟，腰金玉带，后拥前呼，有多少尊贵！此吾之所好。”有诗为证：

练就神仙法力高，欲临凡世展英豪。

官为一品居黄阁，位列三台近紫袍。

天外行车驱驷马；食前方丈饮羊羔。

雍容袖手居台阁，快乐逍遥志气呵。

轮该到第三鼠言其志。三鼠道：“五弟所言，实为好色，非正也。若四弟，无非食人之禄，做人之官，动自称臣，亦是下等。动静皆为下品，何足为贵乎？这个小志，不稀罕少年，亦不稀罕丞相，我只要做个皇帝，尊居九五，控制华夷，宫嫔

任我择选，官职任我升降，顶天立地，我便成位乎中矣！”有诗为证：

尊为帝王立中邦，运化施仁理四方。
作福作威昭日月，爱民爱物服戎羌。
深宫内苑随吾欲，天下肥甘任我尝。
正是一朝登宝位，山呼万岁贺君王。

三鼠道：“我之志愿如此，二位贤弟岂不皆在治下乎？”
二鼠曰：“你要天子，天子岂是天上跌下来的？亦是父母所生的！我今要做天子的父母，你为子，不来朝我父王？那时三个都照我管，我便无欲不遂。”有诗为证：

天上崇高立至尊，任渠谁敢每评论。
身临九五由吾制，职掌华夷恃我身。
玉食锦衣真快乐，娇妃便嬖果缤纷。
朝朝皇帝身前拜，说甚威风四海闻。

三鼠道：“哥哥之志，诚然大矣。但天子之父，也是有职无权的，举动由不得自己，主张还须我做。天子方是极尊贵。”
一鼠道：“岂不闻天子之父，过去乾坤，位传东宫，是无碍闲人？”二鼠方悟：“我纵不做天子，也要做天子之母，却也是大，总是一般。”众鼠云：“天子之母，倒也是大，只是少了鸡子。”二鼠云：“只撒得尿出来便罢，要你管我鸡子？”有诗为证：

学就神通法力真，欲从凡世震乾坤。
少年已作皇正后，暮景又为国母身。
世上母仪尊洪范，人间女德颂贤人。
养供王食称贤淑，快乐滔滔享太平。

轮该一鼠言志。一鼠道：“看你等四个贤弟，一为好色，三自遵大，皆不能相时行道。倘若有患，必罗网网稠，我五人

各自东西，哪里得为下世取乐，适以自取祸耳！”四个兄弟如梦方醒，齐来跪下一鼠面前道：“长兄之言，甚是有理。我等皆造次，忘却利害，望兄长指教。我等四人齐听约束，如不遵者，任兄一一治罪，万死不辞。”一鼠端坐中央，四个兄弟再三恳告。一鼠道：“你四个既是要去凡世，但必须各藏难香一束，四人收一。倘有患难之时，将此难香呵动，我等闻难香，即来救护，幸勿负之。相去千万里，难香呵动，自然得知，好来相接，方不误事。”众鼠喜欢拜谢。一鼠云：“我亦言其志，你四人听着：

学就神通法力端，欲临凡世不为官。

哪因酒色生嗔怒，岂为功名作喜欢。

养我身心惟一静，任他风浪作多端。

难香有日闻吾鼻，千里须管着眼看。”

一鼠道罢，四鼠齐声大叫道：“哥哥真须是大，固当要端！若或我等四人有难，还要哥哥着力来救，岂惟着眼看而已。”一鼠道：“先要眼看得明白，方才好着力来救。岂有眼不见，而能力救乎？”众皆大笑一场。大家离了天宫，遂各驾一朵黑云笼罩本体，逃出紫宫。半空之中，随风飘荡，来来往往，寻择地方安身。正是：

云罩形骸风送行，半空飘荡似浮萍。

不知何处堪容立，过了一程又一程。

五个兄弟在黑云之中，藏头露眼，随风上下，寻个安身之所。寻了一日，过山万重，并无如意之处。次日又寻，经山历海，过县临州，四处寻觅，无有中意之地。只见起一阵西风，真个好一阵风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无形无影透人怀，四季能吹万物开。

平地撮将红叶去，半空轻送黑云来。

这一阵风却也有些古怪，竟把五兄弟吹到一个场所。其实好一座大山：四维有六百余里，东通大路，西接通衢，南连江海，后靠东京。八方耸秀，万木森罗。峦顶接青霄，根源流绿水。无名花草四时香，有序风光无限景。五个兄弟看见此山，不胜欢喜。同相称贺云：“此天赐我等安身之处！”乃按下云头，落到山间，各择所楼。还是如何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3 回

五鼠精下凡作怪

却说五鼠来到山中，看见山势嵯峨，草木茂盛，正好安家，十分欢喜。一鼠云：“我与你五人各分地位。我居中央，你四人各居东西南北四方洞穴。各处居住一隅，倘有不测，即将难香呵动，我等四方救护，无有万失。”四个齐声道：“大哥之言，甚是有理。”四个各投一方去寻洞穴居住。

不意二鼠来到山边，上有山岩凹凸，下边江水。江水汪洋，光天云影共徘徊，鱼跃鸢飞昭上下。有古穴近水不远。二鼠忖道：“此穴这等好，生成与我安身的！”竟进穴来。入到穴边，但见虾用长叉，龟滚蛮牌，蚌张连夹，蟹舞双戈，鼉鼓喧天，杀将出来。二鼠乃措手不及，被水族诸精杀得望风逃窜。奔忙走到一鼠中宫来说：“我今日去南山地穴安身，遇着一场大晦气。若不是我四足会走，逃得性命来见哥哥，几乎死无葬身之地！”一鼠道：“我兄弟五人初到此山，必须先耍个架子与人看，在后诸精才不敢来欺侮我们。”即取难香呵动，三鼠、四鼠、五鼠皆到一处，连忙问道：“哥哥有甚事故，难香呵动？”一鼠道：“三个寻得所在么？”皆道：“未曾寻得，一闻这里难香，即忙来了。若有甚么妖精无理说，我等拿来，一与大哥出气，二显我等神通。”一鼠道：“不可造次！今日二弟去山南寻穴，被一班妖怪赶杀逃难，几被所害，因此邀齐你等同来商议。先去访问其穴是何怪所居，方好去与他作对。”三鼠